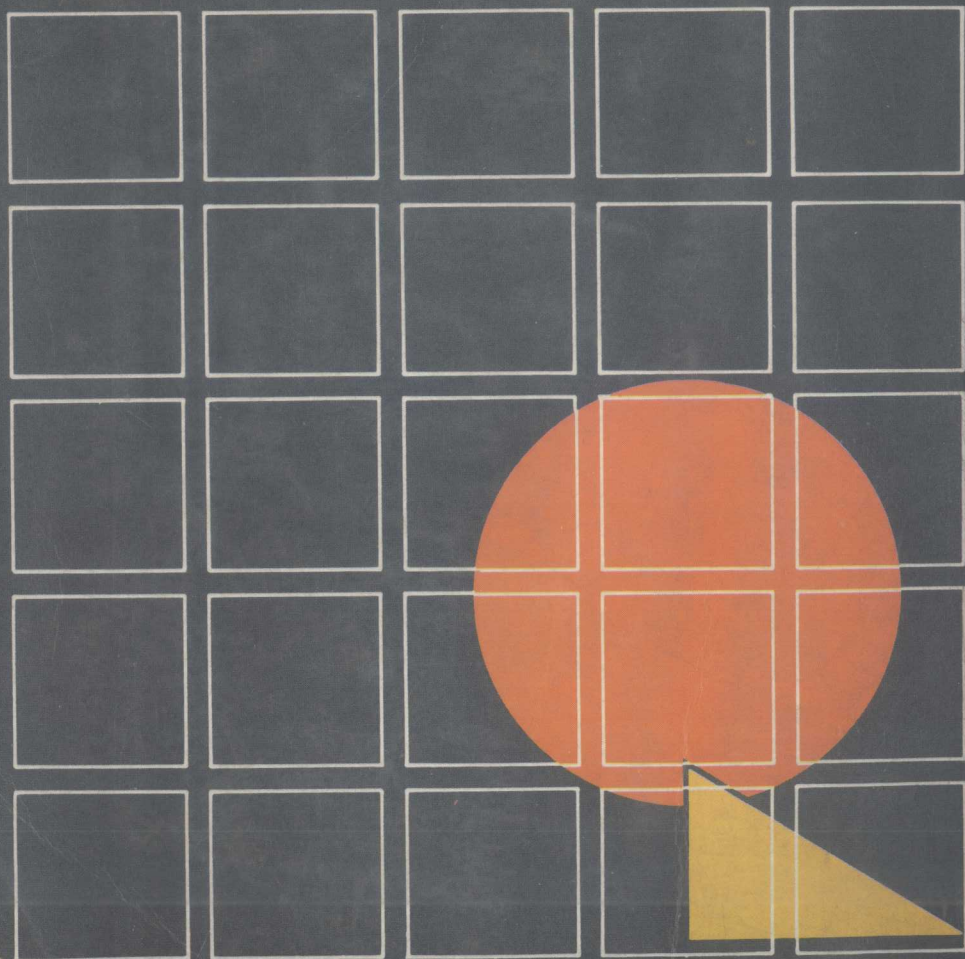


薩文·史萊坡著

尉騰蛟譯

世界的挑戰



世界的挑戰

THE WORLD CHALLENGE

薩文·史萊坡著 尉騰蛟譯

世界的挑戰

編著者：薩文・史萊坡

出版發行：管理化出版社

青山道 875 號 8 樓 C 座

印刷者：廣源印務局

香港仔黃竹坑道 843 號七樓

定價：港幣 \$

代譯序

從「美國的挑戰」到「世界的挑戰」

作者其人其事

「美國的挑戰」一書於一九六七年出版後，在歐洲和美國暢銷一段很長的時間，對一向口口聲聲反對美國生活方式的法國人產生了莫大的衝擊；也給美國的形像帶來一些比較客觀的詮釋。

該書作者塞文·史萊坡（Jean Jacques Servan-Schreiber，名字的字母簡寫為「JSS」，很有廣告宣傳或打知名度的本錢）停筆了十二、三年，到了一九八〇年又推出了「本「世界的挑戰」，同樣的又掀起了一陣波瀾，在暢銷書排名榜上也久居第一。

塞文·史萊坡自從「美國的挑戰」後，積極的參與了法國的政治，他先是退出法國「快

訊週刊」(L Express)，競選國會議員，在富有歷史盛名的洛林省(Lorraine)南錫(Nancy)選區獲勝，進而向激進社會黨奪權，成功之後，聲勢日漲，轉向當時龐畢度總統時戴高樂派總理夏本德瑪拼葡萄酒王國的波爾多市長選舉，雖然失敗，但是塞文·史萊坡趁勢集合中間人士共組「改革派」，一九七四年在龐畢度去世時的總統選舉支持季斯卡，如衆所知，季斯卡的民主同盟獲勝了；塞文·史萊坡論功行賞，分到了「合作部部長」；不料，入閣不到一個月，季斯卡新政府繼續在南太平洋核子試爆，塞文·史萊坡以內閣部長身份公開招待記者反對核爆以及政府的核子政策，季斯卡當機立斷宣佈內閣改組，這位法國政界的傳奇人物只好當個國會議員了。

七、八年來，他很少在政界出風頭，專心從事研究工作，而這本「世界的挑戰」，事實上，是一個他所領導的名叫「巴黎小組」的研究報告；只是加上了塞文·史萊坡喜歡的「宣言」式文體公佈。

巴黎小組

「巴黎小組」也是一種三邊委員會，成員來自歐洲、日本以及波斯灣阿拉伯國家；一九七九年夏天，由塞文·史萊坡和西德前外交部長席勒(Karl Schiller)等發起組成，在

東京、新德里、利雅德、華盛頓等地舉辦各種研討會，並且吸收會員；一九八〇年三月在巴黎舉辦第一次全體會員大會，成果就是這本書的誕生。

「巴黎小組」成員共同體認：

- 三十多年來的世界舞台受到東西方對峙局勢所主宰，扼殺了人類創造的動力和想像力；造成了今天人類所忍受的緊張、壓力和威脅。
- 軍備競賽抵銷了一切改變南北平衡的努力，衍生了今天世界普遍的危機。
- 「美國的挑戰」的時代，一個國家掌握經濟和科學優勢的情況已經演進，並且有了極大的變化；今天的世界有了新的中心：歐洲共同體、日本、東南亞、波斯灣阿拉伯國家等，世界是多元權力中心的。

當然，世界也是相互依存的；但是，我們所屬的世界却是分裂的、暴力的，也可以說是無能的。

因此，「巴黎小組」的目標就是結合更多智慧，為世界當前困境尋找發展的新道路。

「世界的挑戰」一書，根據塞文·史萊坡的語氣，毫無疑問的，世界面臨的問題是極度

的複雜，但是，必須讓地球上的每一位男女都瞭解並且覺醒，否則一切解決方案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這一本書是以十五種語言：德文、葡萄牙文、西班牙文、法文、芬蘭文、英文、三種印度文、猶太文、義大利文、日文、阿拉伯文、挪威文和荷蘭文在世界各地同時出版。

同時以十五種語言出版

「巴黎小組」以為這一本書只是第一步，他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夠根據書中所提的問題作為深一層研究的基礎，尤其重要的，他們要確立一些可行的原則，超越國界，超越政治，才能為人類前途拓展新的境界。

站在未來研究的立場，我們知道，人類面臨的六大困境：

- (1) 人口問題：工業化國家人口繼續老化，工業落後國家年輕人口爆炸。
- (2) 糧食問題：地球上有一分之一的人，處在飢餓邊緣，如何調整分配？
- (3) 資源枯竭：「石油用完了」時怎麼辦？
- (4) 科技發展：科技帶來的負的副產品如何處理？
- (5) 貧富不均：是追求經濟成長的必然結果，一個社會如此，整個地球何嘗不是？

(6) 生態失調：公害處理速度似乎過於緩慢，悲觀的人認為在找到解決辦法前，地球恐怕已經不適人類居住了。

一九八二年九月份，在西德的一次地方選舉中，新成立的「綠色黨」——生態學派獲得百分之六的選票，取代了自由民主黨進入新政府；我聽了這則新聞後，總是覺得很有諷刺性，因為，在工業化國家中，有些人以為「生態」比「自由」重要呢？

相反的，在所謂「南方」國度，為了維持生存，追求成長，不但要忍受「適當的公害」，甚至有點像是飲鴆止渴；一九七〇年，聯合國第一次環境會議在斯德哥爾摩開會時，非洲代表說的：「你們開發國家要禁止DDT；可是，我們沒有DDT，那些毒蚊就會把我們消滅！」

這是一些肺腑之言，「巴黎小組」的這一本書，用的十五種語文中，連一種非洲語文都沒有，非洲人又如何能每一位男女都能覺醒到地球和人類面臨的危機呢？

淡水河俱樂部

七、八年前，我們開始在台灣推廣未來學，受到某些人士的誤解，結果使得我們預定成

立的「中華民國未來學學會」胎死腹中；不久前，我們又倡議成立類似羅馬俱樂部或者「三邊委員會」的機構。有人說，那就叫做「淡水河俱樂部」好了；有人說，那像是喝老人茶的；有人說，那像是某晚報副刊。

事實上，從「世界的挑戰」一書的孕育，我們相信：在台北成立一個國際性反省機構是有其必要的；我們要不斷的為我們的生存條件反省，我們要不斷的為我們的生存環境反省！

台灣地區的土地面積不會增加，人口還要持續成長；台灣地區缺乏資源，島國經濟原本就是高度依賴外貿的；我們所處的環境，所享的條件，一定不會是什麼「地大物博」的國度，也絕對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

我們要把眼光放到世界上，在未來十年到二十年之間，我們的經濟：三分之一還要依賴美國，三分之一依賴日本，剩下三分之一依賴德國、香港以及其他國家！

一如「世界的挑戰」書中所提的，產油的阿拉伯國家是世界一個新的權力中心，而東南亞（包括中華民國）也是一個新的（經濟）權力中心，我們是否可以加以運用呢？

我們都知道：受到政治因素限制，政府與政府間的關係很難推展；但是，民間的交往，尤其是知識的交流是任何政治或軍事力量所無法阻擋的。因此，類似「淡水河俱樂部」的研究展望小組，為什麼不能成立呢？

有人問我：影響未來台灣最大的思潮是什麼？我常常說有三個，那就是消費者保護運動、環境保護運動和生活品質運動；因為，這些都是有組織的非政治性團體——也就是說，沒有包括未來研究，因為，我們沒有組織。

知識權力時代來臨

根據美國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的說法，美國社會的演進，從一九七〇年代起已經進入「工業化後期社會」；在這種社會中，最大的特性是：社會的生產力來自「研究與發展」，也就是說，在工業化後期社會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經濟活動人口都是屬於三級產業，也就是勞務產業。

換句話說，工業化後期社會就是以知識權力為主流的社會；根據最近的新聞報導：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正在籌組一個國際策略分析顧問公司，剛剛卸任的國務卿海格已經進入「哈得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由赫曼·康Herman Kahn主持）擔任高級策略分析員。更令人注意的是海格的第一場演講是美金兩萬元；而季辛吉的公司團體會員年費美金二十五萬元，這充份表示了美國社會知識的代價。

我們的社會變遷，自從被人稱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後，很多人沾沾自喜都以為有一份

貢獻；但是，我們却要提醒大家：我們的社會演進已經過了一個不可回頭的轉捩點；換句話說，我們會跟着美國、日本、西歐等國的社會演進腳步前進。

假設這個前提正確的話，我們可望在二十年之內，也就是人類進入二十一世紀時，成爲一個以知識產業爲主的社會。這個未來訊息給我們什麼啓示呢？從「世界的挑戰」一書中，我們可以知道：我們將會有更多的創新和發明；也只有創新和發明，才可以解決社會面臨的困難，以及世界的危機。

尤其重要的，我們要從現在開始對下一代的教育作一些重大的改變，因爲他們所面臨的生活一定和今天非常不同；因爲那時候，要有知識才能生存，才有權力，到了那時候，即將沒有廉價的知識。

往前看・往遠看

在這一本書中，「巴黎小組」對日本近十幾年的成長推崇最高；就以日本在電子工業以及資訊工業等投資來看，一九七〇年代前後的「研究與發展」，從經濟建設的觀點分析，日本在電腦的硬體工業，以及機器人的長期投資，結果造成了目前直逼美國與西歐，甚至超越的現象。

根據「投資報酬率」的最簡單計算，愈大的投資，投資回收期限愈長，也就是說，任何一項國家投資都要有高瞻遠矚的長程計劃。

西諺說：上帝使我們的眼睛長在前面，就是要我們往前看。

可是，過去的教育內容似乎都只在教我們「回顧」，於是，我們缺乏遠見，就連「石油愈來愈稀少愈貴」的趨勢都沒有看見，終於造成了在石油化學工業上的盲目投資！

因此，法國當代學者德·朱文納勒（B. de Jouvenel）曾經說：「只要不把眼睛閉上就可以看清未來」，道理也就在此。

「世界的挑戰」一書提示了世界上目前正在發生的重大事件，這些事件都會在五年到十五年之內發生效應；換句話說，所謂的「往前看，往遠看」，事實上，就是睜開眼睛看我們的地球，看我們生存的世界。

一如美國著名的人類學者梅德夫人（M. Mead）所說的：「面對着空氣和海水的污染，我們更容易體會到人類分享一個地球。」

所謂的「世界的挑戰」，也就是人類生存的挑戰，是人類的自我挑戰。

一九八〇年夏天，我因公旅行巴黎，在本書暢銷時購得，閱畢後，深感與過去幾年所從事研究相合：曾經撰有短文介紹，刊在「明日世界」上；前不久，在我為出版家出版公司主編的「世界博物館全集」發表會上，遇到長河出版社黃宏義先生談及本書已經逐譯完畢，我

談到了一點有關作者以及本書內容，不料他却向我要求撰文推薦；只是，近來瑣事繁雜，草寫來，尚請專家指正。

賴金男

一九八二，教師節之再次日

於望鄰樓

原著序 挑戰的訊息

「世界的挑戰」這項訊息，傳遍了全世界；把些許希望之火從這洲點燃到那洲；現在則回到了它的發源地——美國。

在我寫這本擴充人類精神新領域的書時，正面對着亞洲和太平洋。我剛從阿拉伯灣回來，在那裏我主持了一個先驅者的集會；這些人朝向未來的衝力，正是本書的源泉。

我是這群人的會長，或他們所稱的「兄弟」，更恰當地說，我是他們的工作記錄人；因此我要把他們心中的希望帶給世人。

在充滿戲劇性的一九八一年春天，一群應該完全對立的人，却因着他們的信念而結合；這個信念是：人類有能力克服目前的和始於史前的危機。

這些人的名單如下：

日本通產省審議官天谷直弘和他的同事；黑色非洲的靈魂和精神人物：森哥（Leopold Senghor）總統；有着前瞻性思想的美國人：田博特（Seymour Papert）教授、阿京士（James Akins）大使和比沙（Samuel Pisar）律師；控制全球許多投資，並且努力確認和實踐他們對第三世界的責任的人：雅曼尼（Ahmed Zaki Yamani）、阿沙布（Ali Khalifa al-Sabah）、和哈馬德（Abdulatif al-Hamad）；以及一些在新觀念中既脆弱及豐足的法國人和德國人。

我們三天携手同心的努力，是要謀求一個新的、團結的世界的誕生。我們的主題只有一個：運用微電腦科技的進步來發展第三世界的人力資源；在它當地的文化中，替每一地區的人擬出共同的教育和訓練計劃，使他們爲了自己的需要和成長，能夠精通「電腦文化」。

這項從阿拉伯灣發出的官方邀請，反應出這一新領域先驅人物之一的黎龐德（Jean Riboud）的誓言：「吾人正處於新紀元來臨前的拂曉時刻：從石油的探勘到資訊的獲取。這是一個非比尋常的冒險。我剛從日本訪問一個月回來。我告訴日本友人說：我確信我們能成功，因為我們不只是一個國家，而是來自一體的世界。」

然而這項訴求的根源又是什麼？「世界的挑戰」又是從那裏蹦出來的？

我們目前携手同進的，正是這項誕生、這項探索、這個新海岸的發現——我們鼓浪前進

的目的地。

一九八一年四月於加州馬里布

薩文·史萊坡 **SERVAN-SCHREIBER**

原著序

一五

